

■ 熱門及前瞻議題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歷史學門調查計畫成果報告

吳展良、甘懷真、王遠義、方震華、秦曼儀、劉慧、林欣儀

壹、前言

本次計畫執行時間自九十四年八月至九十五年七月止。計畫主持人為臺大歷史系主任吳展良，工作小組成員有臺大歷史系甘懷真、王遠義、方震華，秦曼儀、劉慧老師以及研究助理林欣儀等七人。本次調查的對象主要為中國大陸及歐美地區之重要期刊，以及台灣地區國科會通過的研究計畫。

貳、調查方式

一、台灣部分

台灣部份以近五年國科會歷史學門通過案為分析樣本，共計639件。如此選擇主要因為學界對國內重要期刊較為熟悉，不需以其作為此次調查研究的主要目標；而國科會新近通過的計畫案則不盡為人所知，反而頗能反映台灣史學界的最新研究趨勢。我們首先將全部申請案作細部分類，次做綜合分析，最後再做各領域的分析。

二、大陸與國外部份

大陸與國外部份期刊的調查方式，是從全球選出十四種最重要或影響最廣泛的期刊加以分析。因所選期刊皆各具地區特色，故除了斷代、地域、專題分類等三大共通架構外，各刊的分類方式皆由成員自行決定。最後則在此一分類之統計基礎上，分別就每一期刊之特色進行分析。至於法國《年鑑》這種影響力較鉅之刊物，則保留較多的篇幅。

參、調查結果

一、近五年來台灣史學界的熱門與前瞻議題——民國九十至九十四年國科會通過計畫之調查分析

(一) 主題及斷代之綜合分析

就主題而言，若依傳統的大分類架構觀之，「政治制度史」篇最多，「社會史」和「學術思想史」次之，「文化史」及「經濟史」則再次。社會及文化史的版圖似乎顯著擴張，但其他三個領域卻也並未萎縮。經濟史也和其他傳統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史學領域的規模相當。此五大領域發展最顯著的特色如下：(1)不少傳統領域都將探索的觸角伸入以前該領域從未納入討論的範疇，特別是社會和文化的部份。(2)受到國際學界與國內新的政治與社會型態影響，不少相當新穎的研究主題出現了，例如「國族論述、建構和認同」、「國家對社會之控制」、「民間之政治參與」、「歷史記憶、建構與書寫」、「身體政治」、「醫療社會學」、「性別建構、想像與書寫」等。(3)近年許多新課題或新研究角度，不僅更重視研究者對自身立場觀點的自覺，也重視研究對象在思想觀念上的書寫、想像、建構、碰撞、競合、交流傳播，如「東亞文化圈」、「文化交流」、「中西學術交會」。這些觀念思想上的研究，都不能單單停留在已被有意識地建構好的學說思想中，而更要從一般社會心態、物質文化和日常生活、流傳的文本中由研究者加以重建。很多學者企圖重新反省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國家機器對主體性的模塑浸透，並進而檢討主體本身習以為常的觀念如何成形，如「傳統思維與世界觀、社會心態、禮法觀、風俗」，以及這些觀念所處的「下層結構」(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

外國史(不含東亞史中涉及台灣及中國部分)研究約佔所有計畫的十分之

一，以思想史為最多，歐美新興的文化史熱潮並未反映在國內。其中社會、文化及經濟史均注意婦女與性別議題。思想史多屬學術思想史研究。另外，「史家與史學思想」及「史學發展」佔思想史領域的一半。

就斷代而言，大致上，時間越晚，資料數量越多，相關研究也越多。資料多，也較能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進行。然而台灣史學界對中共政權的研究似嫌不足。外國史的研究，除東亞史為一新興、相對數量較豐之領域外，幾乎全以歐美歷史為研究主題。

(二)專題分析

在政治及制度史方面，在近、現代史研究中，政治史仍據有重要地位，但在前近代部分，則頗為沒落，且多集中在中國中古史。政治史中的「禮制研究」是一值得注意的取向，且有延伸到明代的趨勢。法制史研究近年異軍突起，唐律研究即為一例，除從法學角度探討外，也有另一類從法典探討中國的法文化，這項研究也延伸到宋代。在軍事相關議題上，傳統軍事史的探討範疇仍佔多數，但新的發展趨勢亦在萌芽中。社會史、文化史的方法被應用於中國古代軍事的議題上，使此一「舊」的領域有了前瞻性的發展。另外，近代中外關係的探討十分熱門，條約簽訂與

外交上合縱連橫仍是重心所在，方法上以外交主事人物為中心的探討依舊有其地位。近年有關國族論述、建構與認同的研究，深受「想像的共同體」、「記憶的創造」和「同化」等西方概念的影響、甚或支配。日本殖民與後殖民史的研究，方法上傾向對於個別、特殊問題的關注，偏重從教育、人物和移民拓殖來討論。「國家對社會之控制」則從歷史上國家的功能、角色來考察社會控制的問題，方法上從賦稅、戶籍與宗教的層面入手。「民間之政治參與」集中於現代中國商人、學生參與政治的行動與意識，強調其不易形成集體行動，重視政治力對集體行動的牽制作用。

在文化史方面，其研究是近五年來相當熱門的領域，其中又以有關性別及婦女、婚姻方面的研究最多。次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主要的討論集中於物質文化對人的影響。然而此領域的研究似受限於資料，在古代史的開展有限，相關討論都集中於明代以降。有關醫療文化、疾病、醫療社會學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集中於清代以後。方法上重視疾病對社會的影響及醫療行為所蘊藏的文化意義，反映學界從身體與醫療等切身生理經驗重新理解歷史的企圖。鬼神的研究是另一個新近發展的領域，呈現鬼神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以及在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其研究從上古至明代，方

法上多利用文化人類學理論，或與其他文明比較。由於相關資料豐富，從古至今都有，加上考古發掘，未來開拓空間更大。圖像或影視資料的研究在國內發展則有待加強，相對地，「文本」的研究則熱門許多，議題也廣泛。另外，受法國「心態史」的影響，也出現不少集體心理研究。就未來發展而言，文化史的領域由於開發出許多新的議題，其熱門程度應可持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及問題意識也可望向軍事、政治等傳統領域傳播。整體而言，明代以前的古代史研究受限於史料，不易配合新型態文化史發展出來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在此情況下，古代和近代史熱門程度的差異恐將持續擴大。

在學術、思想及宗教史方面，其研究既是傳統史學的重要項目，也是近年來依然頗受重視的一個領域。傳統上學者的研究側重儒學、史學傳統與中西交會的問題。這種傾向，在最近的研究中依然可見，然而同時也出現許多新興的主題。整體而言，各類主題的研究頗為分散平均。儒學研究近年來的趨勢，是從政治、社會及生活、文化史的角度探討其意涵，對其內在發展線索的理解，則較為忽視。近年有關儒學的研究多偏於明清，古代至宋元則不足。「中西學術交會」和「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兩大類主題，強調的既非中西學術「對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話」，亦非西方學術衝擊下的回應，而是近現代的中國學人如何面對、認識、吸收或排斥西方的學術思想。史家與史學思想方面的研究最多，顯現史學界對自我認知與反省的需求與興趣，其中以民國時期最多，更顯示台灣史家對前輩治史經驗之傳承和反思的重視。而對於台灣史學的研究，亦頗有成長。宗教史在過去五年的成果頗豐富，多著重於社會文化及政教關係等角度，亦不乏教派或義理內涵的研究。其中有關「宗教與性別」的研究，尤屬新興趨勢。

在社會史方面，由於文化史的風行，對於傳統社會史的研究造成了某種程度的排擠。過去熱門的社會流動與社會結構討論，則明顯式微。至於廿世紀末熱門的家族史研究，也有退燒跡象，但在方法上卻推陳出新，從單一的大家族進入到特定地區或類別的家族分析，呈現更豐富的意義，這應是家族研究的一個前瞻發展方向。另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司法制度與社會的關係，主要是分析法條或審判案例所反映的社會風氣或型態變遷。這代表了法制史的研究不再只侷限於法條與法理的探討，而有探討社會意義的新趨勢。在少數民族與族群關係方面，一類集中於中國中古史，探討胡漢問題，焦點在山越、嶺南外族等，但在北亞外族方面卻無成果。另一類是討論台灣的族群問題，集中於平埔族。

近年來，族群問題雖是顯學，但族群理論仍未影響及於史學研究，未來可期。「傳播媒體」、「教育」、「華僑」、「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史」等主題，也分別受到部分人士的重視。

在經濟史方面，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勞工的政策、立法及運動，都是重要主題。經濟制度方面，近年偏重官方在財經上的控管與角色。經濟政策方面亦受重視，研究偏重近現代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歷史影響。另外，產業發展與行會、經濟組織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討論近現代中國、臺灣地方產業、行會、公司的發展。與此相關的則有經貿網絡方面的研究，提出近現代商業史中經貿網絡的重要性、角色與影響。殖民經濟的研究也是一個熱點。重點放在日本殖民政府、財閥在殖民經濟中的角色。生態環境的研究也是一個新興主題，討論人口過多和農業商業化對環境非理性的使用，環境主義的重要性，以及環境遭受人為破壞的結果。

外國史方面，歐美史的研究依舊為主流。其中以英國最多，美、德、法居次。時代上以十九、二十世紀最多，近代早期(十六至十八世紀)次之，其中十八世紀又佔了一半。在領域上，學術思想史研究佔首位，其中又以二十世紀英美史家與其史學思想為最大宗，其次為

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前者討論經歷二戰的史家，如何思考歷史及歷史寫作的意義，方法上以其著作爲主，或與其他不同立場的史家做比較。後者則探究啓蒙運動思想家之政治思想、道德哲學或經濟理論的形成、傳承和理論特質，方法上側重思想的詮釋與比較。此外，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研究也不少，主要討論十九世紀下半英國帝國主義之性質，用英國外交檔案進行研究。另外，種族主義方面的研究也受注意，內容偏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的德國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二、大陸及國外重要期刊近十年學術研究議題調查成果

(一)大陸期刊：《歷史研究》、《世界歷史》、《近代史研究》

《歷史研究》對史料的考證辨誤相當重視。近十年內研究則以政治方面最多。中國古代史方面，有不少與稅收相關的人口、土地丈量等專論，而民族源流、商業貿易(特別是市舶司)、宗族與地方社會等，也是突出的主題。中國近現代史中，多爲國際關係、軍事戰略、經濟統制、金融組織／活動等議題，思想史研究亦爲數不少，主要爲「人物與……活動」的標題。農村研究方面，有系列與黃宗智的華北農村研究的對話，並零星開拓華北以外的地區研究。這段

時期的社會／文化史也較多，研究方法亦開始應用人類學與社會學的方式，從個案、口述史料或權力關係來加以比較分析。2003年以後，期刊在方法上甚受國外新理論的影響，對如人類學、生態史學、歷史記憶、國家意識建構，以及醫療、戰爭與疾病等主題，多所開發。

《世界歷史》主要集中於近現代，地區則以英、中、美三國爲主。在亞、非、拉美史方面，討論集中於各殖民母國的經濟控制及人口資源的移動上，近年則有轉往各國在現代化初期經濟發展的研究趨勢；對日本的研究主要在政黨政治、明治維新、帝國主義與神道思想上；此外對以色列的猶太民族問題、復國主義、對伊斯蘭宗教與思想等都有頗多著墨。歐洲史方面，對英、法等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與教育研究頗多，特別是英國在資本主義初期、工業革命和相關的文官制度、納粹德國的各項政策分析。此外，城市化、人口流動、各國在近現代的經濟發展和歐盟等方面的專論，數量漸增；社會、文化與婦女史方面的比例，於2003年後有較明顯的呈現；蘇聯相關研究也有穩定比例。美國史方面，民主政體和政治思想，尤其是自由主義與人權議題，蔚爲大觀。此外，近現代美中外交問題之份量亦多，其他如城市化、人口流動、國內經濟調配等子題，近來的環境史、生態史與科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技史的關注也多所著力。這十年裡，可見研究主題與方法開始受到一些國外理論與跨學科整合的影響，但過往大陸學界馬列主義式的研究方法仍零星出現。另外，對東南亞地區的研究也逐漸增多。

《近代史研究》文章集中於近現代中國，有許多思想史的研究，通常採取「人物與……事件／思想」的標題。「戊戌政變」和「五四運動」為兩大議題，政治思想居多，特別在近期關於國家認同、國家主權等概念探討增多，也有不少對國共二黨在組織與動員上的分析，並有大量孫中山的相關研究。在清代的學術、學風與思想方面，亦為數不少，取徑偏向傳統國學。對於中國農村，較偏向經濟層面，研究地域也由華北地區，逐漸擴大至江南市鎮和西南、西北農村，並由經濟轉往農村的社會性質與階級問題。商業方面，有許多各地商會、商團及其在現代中國革命中的參與活動、賠款、上海等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基金和股票等金融史，以及從戊戌維新至民國初年的工業發展情況。1998年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增多。1999年後，反思研究方法的文章，也不斷零星出現。2000年後，有關公共領域和市鎮權力等議題出現，可稍見受社會學、人類學影響的痕跡。

(二)美國一般史期刊：*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美國歷史協會出版的《美國史學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文章，往往緊隨著美國當代社會及其他學科的熱門議題，亦頗積極與文學、語言學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對話。前者如種族主義、奴隸制度、資本主義的討論，後者如有關文本、符號、性別、後現代的研究。該刊也非常關注美國在全球中的政治處境、角色、霸權、未來發展等議題。地域方面，對歐洲史的研究一直保持穩定多數。另外，該刊相當重視史學方法的反省和創新，對史學和影像記錄、科技、網路之關係均有所探討。性別研究的文章佔有極高的比例。社會史方面，各類議題相當平均，文化史類則出現不少新議題，如東方主義、千禧年、語言和符號研究、物質文化、書信史等。若從時代和地域方面來看，近半數研究集中在近現代，但對當代(二十世紀以後)議題也相當重視。另外，該刊也非常重視跨時代和跨洲際的宏觀研究。

芝加哥大學出版的《現代史期刊》(*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關注的議題和歐洲歷史的發展密切相關。對近現代史的研究，則多從反省當代的角度與議題出發。與此同時，對史學研究

的歷史和方法進行嚴謹反思的篇數十分可觀。該刊及《美國史學評論》對當代議題、當代史的關注，突顯美國史學界實用主義的趨向。和《美國史學評論》一樣，該刊也保有不少歐洲史研究的既有課題，然新舊議題之研究數量平均，不像《美國史學評論》有不少較為顯著、集中的新議題。從主題來看，近十年內政治史佔去一半，社會史次之，史學史及史學方法論再次，文化史最少。不過，這些廣義的分類框架在該刊已漸趨模糊，多數研究似乎都把焦點放在不同面向的「互動」本身。方法和議題上的新舊並存與交融，在政治史中最為明顯。如「政治與文化」這兩個從前很少放在一起的範疇，在領域融合的趨勢下，激盪出不少特別的研究。這似乎頗能與年鑑學派與新馬克斯主義所強調的，整體歷史、下層結構與上層組織交互影響，以及重新重視政治史的趨勢相呼應。

(三)歐美地區之亞洲研究期刊：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Toung Pao*
哈佛大學出版的《哈佛亞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以下簡稱HJAS)近十年以文化研究為最大宗，思想研究居次，廣義政治史則以些微差距居後，和前兩者構成該刊的三大研究主題，惟後兩者皆只有文化研究

約一半的份量。儘管本刊以拓展「東亞及東南亞方面之知識和學術」為宗旨，但期刊中的韓國及東南亞研究和中、日研究相較，少得不成比例。另外，該刊雖標舉歷史、文學、宗教三大範疇為其主要特色，但在近十年美國文化史研究風潮的衝擊下，這三類研究的方法和問題意識幾乎都轉向文化研究，其議題又多源自文學與性別研究的角度。與此相呼應，文學研究中對文學技巧、版本、理論、各種文學類型之研究縮減，將文學作品視為文本的研究成為主流。思想史方面，儒學研究最多，有關思想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研究居次。至於宏觀的研究，雖不乏跨時代者，然在東亞各國間進行跨地域的比較或綜論性之研究或評論都相當缺乏，這是美國的東亞研究所不足之處。

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出版的《亞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在書評方面，近十年對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地區有高度的興趣，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研究中最熱門的區域。東南亞史的部份也超過了日本，可見新近發展地區所受的關注漸取代傳統的亞洲研究重鎮，這點和《哈佛亞洲研究期刊》大異其趣。不過，在史學論文方面，中國史仍是亞洲研究的重心，但南亞地區已超越日本，日韓史的研究則與東南亞史平分秋色。以主題來看，政治史最多，其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中對於民族國家的興起及政府角色轉變的討論仍是學者關注重點，而根據文化研究理論分析政治史也蔚為風氣。社會史方面，最熱門的是少數民族或族群關係的研究，此現象應與近年來文化人類學興起，重視族群有關。另外，美國史學界對區域研究的重視，也反映在有關移民、區域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等課題上。然家族與社會組織的討論竟一篇未見，此一重要議題的消失，反映社會史研究趨勢上的重大改變。文化史方面，和性別相關者接近半數，日常生活、視覺文化也是討論重點。受文化史影響，學術思想史的部份中，歷史的書寫、記憶與歷史意識的建構也成為焦點，超越對於學派、學者的討論。整體而言，本刊顯現美國亞洲歷史研究轉向弱勢族群(少數民族、女性)的用心，對文化研究理論的應用，也普及於史學各分支領域。

代表歐洲漢學研究傳統的《通報》(*Toung Pao*)，近十年來政治、社會、經濟史相關的研究甚少，而以學術思想、宗教史和文化史方面的探討為主流。在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上，中國傳統經典的詮釋(偏向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明清小說的討論最多)和宗教文化(如魏晉至兩宋儒學)，是三大主要課題。在這類研究中，往往以個別文人、史家或文本作為討論的主體，可見歐洲的漢學

研究仍相當重視已有長遠歷史的文獻研究。不過，傳統之外也有一些具有創新意味的主題被提出，例如：對於中國「通俗儒學」(*popular Confucianism*)的探討。在宗教史及文化史方面，歐洲學者相當關心中國新出土的考古資料，對於官方支持的主流宗教或意識型態如何影響平民社會，有很高興趣。與日常生活史有關的禮俗歷史演變研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特別的是，美國與歐洲雖皆重視文化史，但探討的重心卻明顯不同。近年在美國盛行的婦女史和性別研究、環境史研究，在《通報》中都僅有寥寥幾篇。可見歐洲學者自有其學術傳承與興趣。最後，從時間的分布來觀察，各個時代的研究分布尚稱平均，唯遼金元史幾近消失，反映歐洲近年來對於中國周邊游牧民族歷史研究的衰落。另外，歐洲學者傾向不為斷代區分所侷限，刊物中有近三分之一的跨代研究。該刊物的前瞻領域是以思想文化史為主，尤其對古代中國人「精神層次」的探索，為近年熱門的研究焦點。該刊在創新課題外，純考證文章和傳統領域的議題也很常見，「趨新」與「傳統」並存互榮，呈現出歐洲學者研究的特色與多元性。

(四)英國期刊：*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Past and Present*

《英國史學評論》(*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以下簡稱*EHR*) 在時代方面，中古(六到十五世紀)、近代、十九世紀至今等三個時期的篇數平均，上古時期及跨代研究則明顯較少。在地區方面，本期刊以英格蘭史為主，對歐亞非其他國家的研究常侷限在與英國之間的關係，或英國或歐洲人與當地的互動。地區方面既呈現如此研究傾向，主題中最大宗者自是國際關係一項。該刊政治外交方面的文章幾佔四方之三，有些議題看似傳統，但內容上使用不同的角度和材料補充過去研究的不足。這十年的論文可以看出三個比較新的趨勢：第一，對「主觀認識」(perception) 及「印象塑造」(image) 的重視，高於「客觀事實」(reality) 的重建。第二，一個以族群為單位的自我觀點的體認和塑造，包括民族建國運動及地方的認同感，成爲一個重要潮流。第三，要討論過去人物的觀點和看法，研究者的注意力必得集中在歷史記載中的遣詞用字；於是對語言的重視成爲另一個重要趨勢。

《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 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以下簡稱*P&P*) 在創辦者的左派學術傾向影響之下，比*EHR*多了經濟與社會議題的討論，以及在時間和空間上較宏觀的視野。就時代而論，*P&P*與*EHR*一樣，上古的篇數遠少於其他時期。中古之後，

*P&P*對越接近當代的時代越爲關心。另外，*P&P*也比*EHR*多了些跨代研究。地域上，*P&P*的英格蘭研究依然最多，佔了總數40%，歐洲跨國或國別的研究合併也佔40%，但關於印度半島、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中東和非洲歷史的文章數量也不容忽視。重要的是，這些研究多從當地觀點出發，而非這些地區與英國或歐洲的關係。以主題來看，篇數最多的三類是政治史、社會史及宗教史。幾類特別重要的課題中，如司法體系與家族世仇等，*P&P*以「衝突的和解」的人類學觀點看待，又如對愛爾蘭、日耳曼地區、中南美洲的民族認同及建國運動，法國大革命，英國宗教改革、十七世紀中期內戰等研究，表面雖看似政治事件，但都融合宗教、社會、文化、經濟等不同角度和取向的綜合研究。此一綜合取向即*P&P*的一大特色。許多傳統上爲社會史的問題，卻是用權力與秩序、思想與情緒、信仰與文化等社會史之外的觀點來加以討論。同樣的，經濟史中物價、經濟發展、消費、借貸等議題的處理，也常放在文化或社會的背景當中。相較於*EHR*，*P&P*在跨時代、跨地域和融合的傾向上都更進一步。

(五) 法國期刊：*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年鑑》)

過去幾年，正是《年鑑》重新反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省80年代後哲學批判社會科學後設立場，以及長期朝社會科學取向發展的歷史學重新定位時期。1994年，期刊更易其長達40年的名稱《年鑑：經濟、社會、文明》為《年鑑：歷史、社會科學》。副標題的變更，一方面表明期刊繼續加強歷史學對於社會科學的開放和對話態度；另一方面則是承認《年鑑》40年代末開展的三重史學研究領域(經濟、社會、文明)的傳統格局，已不適用於新的歷史研究在分析上所需之彈性和多重性。是故，原來三大領域的框架被撤除，附屬於其下的子題則獨立出來，分以八項主題：「人口學」、「社會結構」、「社會關係與實踐」、「政治」、「經濟」、「空間、領域」、「城市」、「文化的形式」。本報告則在此分類上，再整合為六項主題：「史學史與史學方法討論」、「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空間／領域／城市」和「文化史」，以期指出《年鑑》持續關心的議題，以及各主要類別新的史學研究趨勢。

在史學史與史學方法方面，二戰後到70年代，年鑑強調與社會科學結盟的歷史學，著重問題史學而非敘述性史學的寫作，倚重計量方法和社會結構的架構，並追求「全球」或「整體」的歷史。在最近十年期刊的反省中，一方面肯定史學的開放傳統，但也重新思考有

別於社會科學的史學特質；另一方面，重新納入過去拋棄的事件史、敘述體寫作，同時反省史學寫作「形式」造成的影響。過去對計量方法和系列資料的倚重，也在調整和消退中。80年代中期後激起美國史學界熱烈討論的「語言學轉向」，卻未在《年鑑》引發同樣熱度。對於美國史學的注意，該刊較多是放在Lynn Hunt、Dominick La Capra等新文化史家的實際研究上。反省文本、史實、文化能動性等問題的討論，仍方興未艾。另一值得注意的史學反省，則是歷史與記憶的問題，近十年《年鑑》持續對(國族)歷史的寫作和記憶的再現等問題加以關注。除歐洲史之外，也對印度史寫作，巴西美洲印地安史的寫作，以地區(地中海)為研究範圍的布勞岱爾式歷史寫作對亞洲史啟發等有所討論。事實上，連續幾年《年鑑》都有專文討論比較史視野寫作的全球史或跨國、跨地區史的可能和可行的方法，可預期將是歐洲、美洲、亞洲學者持續關懷的研究方向。

在社會史方面，主要發展有三大領域：一是有關人口統計學，二是社會結構，三是社會關係與實踐。其中又以社會關係與實踐議題的研究，獲得高度的重視和開發。在最近十年，社會史的篇數比原來增加一倍，「社會關係與實踐」議題就佔一半。應是屬社會史前瞻

性的議題。在政治史方面，70年代此方面的議題就逐漸受史家重視。80年代以來，政治史研究的版圖持續擴張，新舊議題都有大幅增長。國際關係、戰爭的研究和討論增加不少，可預期《年鑑》將會持續關注十九、二十世紀世界的政治史研究和思考寫作戰爭的新可能。在經濟史方面，二戰後的社會史研究開始聚焦在社會史中的物質、經濟生活研究。90年代迄今仍承襲此議題，包括經濟理論與體系、鄉村經濟與社會、工業經濟與社會的研究，以及價格、貨幣、信用和銀行運作的考察，商業交易和運輸等。然視角已伸向近代和當代的經濟世界，也注意歐洲以外地區的研究成果。全球經濟史的比較研究，則是其中具前瞻性的議題。

在空間／領域／城市研究方面，此一由經濟史獨立出的領域，反映《年鑑》早期重視地理學的傳統，經濟史研究發展出的區域地理學，更納入文化地理學觀點，探討由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空間的組織與再現問題。此方面研究也從以往專注中古和近代早期的歐洲，擴及十九、二十世紀的歐洲，地區上也延伸到西亞、南美洲地區。在文化史方面，此領域的議題包含四個面向，一是處理文學、藝術和建築的西方傳統文化史議題，以及包括大眾文化史的圖像新題材。二是70年代開展的心態史和歷史人

類學研究，佔文化史總篇幅最多。三是表現年鑑史學傳統所重視的物質文化史之「科學與技術史」和「旅遊史」。第四個面向是呈大幅度成長的族裔、文化空間、文化適應和交流的研究，以及關於教育、書寫、閱讀、媒體等知識交流與傳播史的研究。有關生活、死亡、愛情與性、情緒等文化行為和心態，以及宗教、神話、信仰、儀式等議題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熱度甚高。而「文化適應與交流」及「知識交流與傳播」，則是文化史發展中具前瞻性的研究主題。前者多討論同一地區不同族群接觸所產生的文化衝擊、對抗或是適應等現象，後者多以歐洲為範圍，討論「異文化」的排斥、想像、建構或接收，以及寫作文化史中的禁書、抄本、收藏，國家和教會對教育的禁制、介入和知識的生產等等。

(六)日本期刊：《史學雜誌》、《史林》、《歷史評論》

本分析主要從教育制度面說明近十年日本史學發展的特色，並與台灣作比較。

1.研究地域分析

日本的史學研究脈絡可追溯到二大源頭。一是十九世紀後期引入西方史學的「講座」制度，發展出各種主題與研究學門的「研究室」。教員與學生都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隸屬「研究室」，參與其中各種學術活動。故相較台灣，日本史學界有「師徒制」，擁有較深厚的學術傳統。許多源於師承的舊課題，會不斷被翻新探究。二是戰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主流，強調歷史的整體和時代區分，且凝聚問題意識與共同關心的主題，雖然「實證史學」仍為日本史學的核心理念，但馬克思主義卻賦予其問題意識與史學教育之理想。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世界史比較的重視，也使日本史學多具「世界史」的比較觀點與興趣。這種「世界史」的觀念是戰後史學的一大動力。一方面，日本史研究是日本史學的大宗，而許多日本史研究也置於「世界史」的比較點下。另一方面，日本史以外的研究，尤其是東亞以外的歷史學研究，也能興盛起來，且有若干焦點。

上述學術制度和傳統的影響，都顯現在這十年來的《史學雜誌》與《史林》中，這兩份代表學院的日本史學研究期刊大體傳承了1950年代以來的課題與關懷。至於《歷史評論》的閱讀對象為一般大眾，具歷史教育的性質，且每期出專題，這些專題所揭露的事例，則集中於一般日本人所瞭解與關心的日本史。這十年來，以前兩期刊為代表的日本史學研究，仍以日本史、中國史及歐洲史為大宗。然數據顯示，中國史研究相對沒落，原因或與日本在戰後對身為

「世界」一員的自覺，以及中國史從戰前的「漢學」分出，成為「外國史」的一支有關。另一方面，相較於台灣，日本史學教育對世界史的重視，使其培育出不少歐洲史研究學者，在伊斯蘭、韓國、東南亞與南亞等亞洲史方面之研究也都有不錯的成績。

2. 研究課題分析

以《史學雜誌》和《史林》來說，日本史的戰後研究有三大潮流：一是戰後為超克「皇國史觀」而倡議「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二是民族主義的思潮，即探討日本作為一個民族的發展，尤其著重「古代國家」的形成。另一重點則是對第二次大戰的反省。相對於以文化史為主的「新史學」襲捲全球，《史學雜誌》與《史林》並不反映這種趨勢的變化。但這不意味日本史學界完全不受其影響。《歷史評論》是一鮮明的對照，此刊每期專號的主題都可證明，不僅以文化史為代表的新史學受到充分重視，許多所謂舊史學的課題，也不斷被重新提出與創新，對於史學理論、研究方法與史料的反省，也是許多專號的主題。相較於台灣史學期刊常忽略歷史教育，日本有許多史學期刊以一般的知識分子為對象，《歷史評論》更有討論歷史教育的專號。此或因馬克思主義傳統下關懷現狀之故。

肆、結語

綜觀近十年日本歷史學研究，若以《史學雜誌》、《史林》與《歷史評論》為代表，以下一些反省，或可供台灣史學研究借鏡。日本史學研究有深厚的傳統，新史學的導入即使帶來新氣象，但不會因此使研究課題輕易游移。其所謂熱門與前瞻，更重在課題的深化、視野與方法的拓展、史料的創新。期刊各具特色，或守舊，或創新，反使學術多元化。再者，日本的史學期刊多是學會設立，能發揮學術整合的功能。最後，日本史學研究更重視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歷史學教育。相較之下，台灣的史學界與期刊多是象牙塔內的著作。

這份調查報告，於有限的時間與人力下，由同仁們在繁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之餘完成。其樣本的選擇與研究的角度雖然經過反覆討論，所有的分析亦均有統計的基礎，可是最後成果依然不免含有主觀與浮略的成分。我們只希望此一初步的觀察能供學界做一個初步的參考，並盼望各界不吝指正。